

决斗

库普林选集第二卷



I512
66

库普林选集第二卷

决 斗

潘安荣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А.И.КУПРИН

ПОЕДИНОК

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4 年版单行本译出。

库普林选集(共两卷)

第一卷:中短篇小说选(蓝英年译)

第二卷:决斗(潘安荣译)

责任编辑:曹苏玲

封面设计:于绍文

决 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8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7}{8}$ 插页 2

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1981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3,700

书号 10019·3115

定价 0.72 元

2002/02

六连傍晚的操练将近结束阶段，初级军官们愈来愈不耐烦地频频看表。全连正在演习防务条令。士兵们分散在整个练兵场上：有的在沿公路挺立的白杨树下，有的在操练器械旁边，有的在连队课堂门口，有的在瞄准架近旁。这些地方全都是假想的岗位，诸如火药库旁边，旗帜旁边，瞭望哨所里，金库旁边。值日官在他们之间来来去去，又是布哨，又是换哨；军士们在查哨，他们为了测验士兵的知识，有时用巧计骗取哨兵的步枪，有时迫使他离开岗位，有时硬要他保管一件东西，而多半是自己的军帽。服役已久的老兵摸透了这一套狡诈的把戏，每逢这种时候，便没好声气地回答说：“走开！我根本无权把枪交给任何人，除非接到皇上本人的命令。”然而新兵就要晕头转向了。他们还分不清是开玩笑，是捉弄，还是勤务真要求这样，以致一会儿陷入这个困境，一会儿又陷入另一个困境。

“赫列勃尼科夫！笨蛋！”矮胖却又机敏的上等兵波瓦连科喊道，他的声音里流露出当上级的为难。“我教了你一遍又一遍，傻东西！你现在是在执行谁的命令啊？执行被捕人的命令吗？嗨，见鬼去吧！……你说说，让你站岗是为了什么？”

三排出了一桩乱子。年轻士兵穆哈麦德日诺夫，一个勉

强听懂一点俄语，只能说上几句的鞑靼人，被他那真真假假的上级所施的诡计弄得莫明其妙了。他突然怒不可遏，把枪端在手上，对一切劝诱和命令，干脆只用一个字来回答：

“杀！”

“别动……你这傻瓜……”军士鲍贝廖夫劝阻他。“你不知道我吗？我可是你的卫兵长啊，所以……”

“杀！”那鞑靼人眼睛充血，惊惧、凶狠地喊着，神经质地把刺刀插向任何向他靠近的人。他周围聚集了一堆士兵，他们都因为这个可笑的意外和在令人厌倦的操练中有机会歇口气感到高兴。

连长斯里瓦大尉去查这件事。当他弓着背，拖着两腿，向操场的另一头蹒跚走去的时候，几个初级军官聚到一起聊天，抽烟。他们是三个人：中尉维特金，秃头，留着小胡子，约摸三十三岁，生性快活，爱说爱唱，而且是个酒鬼；少尉罗玛绍夫，在团里服役才一年多；二级准尉尔鲍夫，还是个活泼的孩子，身材俊俏，眼神调皮而亲切，还含有几分稚气，两片天真的厚嘴唇上总是带着笑意，他脑子里仿佛填满了军官们的陈年笑话。

“真作孽，”维特金说着看了看表，气愤地咋嚓一声合上表盖。“他干吗要让连队折腾到现在还不散啊？野蛮东西！”

“您最好去跟他说一说，巴维尔·巴甫雷奇，”尔鲍夫露出调皮的神色提议道。

“我才不去呢。您自己说去吧。说到头是什么呢？说到头这一切都白费劲。他们总是在检阅临头才急急忙忙，而且总是搞得过火，把士兵折腾得精疲力尽，晕头转向，到了检阅

真的开始了，一个个都象树墩子那样立着发呆。您知道两个连长打赌，看谁的士兵面包吃得更多的那件轰动一时的事吗？他们挑了两个不要命的大肚汉。赌注可不少，好象是一百卢布吧。其中一个士兵吃了七俄磅面包就撑得再也吃不下了。连长马上冲着司务长说：‘你怎么搞的，存心拆我的台不成？’司务长只有干瞪眼：‘长官，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早晨都演习过了，一口气装下了八俄磅……’我们的长官也是这个样……演习的时候尽胡来，一到检阅就出洋相了。”

“昨天……”尔鲍夫突然噗哧一笑。“昨天，各连操练都已经结束了，我到宿舍去，大概已经有八点钟，天全黑了。我看，十一连还在背信号，齐声喊着：‘瞄准……胸口……放！’我问安德鲁谢维奇中尉：‘你们怎么到现在还喊这玩艺儿？’他说：‘我们就好比狗吠月亮嘛。’”

“一切都叫人烦透了，库卡！”维特金说着打了个呵欠。“等一等，那骑马的是谁？好象是别克？”

“没错。是别克-阿加马洛夫，”尔鲍夫一眼就看准了说。“那骑马的姿势多漂亮。”

“真漂亮，”罗玛绍夫赞同说。“我看，他比哪个骑手都骑得好。啊-啊-啊！马儿走起舞步来了。别克在卖弄骑术哩。”

一个戴白手套、穿副官服的军官，在公路上信马游缰缓缓走着。他骑的是一匹高头、长身子的金毛马，尾巴照英国式样剪得短短的。这马儿发起性子来，不耐烦地晃着陡直的、被衔铁皮绳勒着的脖子，频频提着细腿。

“巴维尔·巴甫雷奇，别克是地地道道的契尔克斯人，这是真的吗？”罗玛绍夫问维特金。

“我想是真的。有时候的确有亚美尼亚人冒充契尔克斯人和列兹金人的事，但是别克好象是一向不撒谎的。你们看一看他骑马的架势就知道了！”

“等一等，我喊他，”尔鲍夫说。

为了不让连长听见，他把手兜在嘴上，压低嗓门喊道：

“阿加马洛夫中尉！别克！”

骑马的军官拉紧了缰绳，停了一下，向右边转过身来。然后把马转过右边来，自己在鞍子上稍稍弯下身，让马用矫健的动作跳过一道沟，沉着地向军官们奔驰过来。

他的身材还不到中等个儿，生得瘦削，青筋嶙嶙，很有劲儿。他的前额微微向后倾斜，鼻子细长象个鹰钩，壮实的嘴唇显出刚毅之气，这是一副威武俊俏的面孔，而且至今还没有失去东方人所特有的那种苍白的、同时又略带黝黑而没有光泽的面色。

“你好啊，别克，”维特金说，“你在向谁献媚呢？姑娘吗？”

别克-阿加马洛夫潇洒地从鞍子上弯下身，同军官们握手。他笑了笑，一口紧咬着的雪白牙齿好象发出闪光，反射到脸的整个下部和修得很好的乌黑的小胡子上……

“那边路上倒有两个漂亮的犹太娘们。可关我什么事？我都懒得看。”

“我们知道您跳棋下得不好！”维特金摇了摇头。

“我说，先生们，”尔鲍夫总是未说话先笑开来，“你们知道多赫图罗夫将军^①怎样评论步兵副官吗？别克，这同你有

^① 季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多赫图罗夫(1756—1816)，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英雄。

关呢。他说你们是全世界上最悍勇的骑手……”

“别胡扯，小军官！”别克-阿加马洛夫说。

他用小腿把马紧夹一下，装做向二级准尉冲过来的样子。

“一点儿不假呢！将军说，所有步兵副官都没有一匹好马，有的全是些羸马——有气肿病的，瘸腿的，瞎了一只眼的，饮坏了的。可是，只要你发个命令，他就风驰电掣，没命地奔跑起来，要去哪儿就去哪儿。什么篱笆，什么沟壑，什么灌木丛，一跳就过去了。缰绳松手掉了，马镫丢了，帽子也见鬼去了！真是剽悍的骑手！”

“听说什么新闻没有，别克？”维特金问。

“什么新闻？一点新闻也没有。刚才，就不一会儿，团长在俱乐部碰见了列赫中校，对他大喊大叫，连教堂广场上都听得见。列赫喝得烂醉，爹妈都说不清了。背着两手站在那里，摇摇晃晃，舒利戈维奇团长大声斥责他：‘在跟团长说话的时候，请不要把手背在屁股上！’这时连仆人都在场哩。”

“管得真严哪！”维特金说着笑了笑，叫人看不出是赞扬，还是讥笑。“听说他昨天在四连也嚷嚷：‘你们老跟我纠缠什么条令？我就是你们的条令，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这儿我就是沙皇，就是上帝！’”

尔鲍夫心里想起一件事，又失声笑了起来。

“先生们，还有 N 团一个副官的事……”

“住口吧，尔鲍夫，”维特金一本正经地说他。“看您今天真来劲了。”

“还有件新闻，”别克-阿加马洛夫继续说着。他又把马头

掉向尔鲍夫，向他逼近，和他逗着玩。马晃着脑袋，打着响鼻，唾沫四溅。“还有件新闻。团长要各连军官砍假人。九连很冷淡，一点不放在心上。叶皮凡诺夫终于被抓起来了，说他军刀没有磨快……你怕什么，小军官！”别克-阿加马洛夫对二级准尉喊道。“你得习惯。你自己也总有一天会当副官的。那时你骑在马上，就象菜盘上的铁雀一样。”

“嘿，你这个蛮子！……快骑你这匹老瘦马给我滚开吧，”尔鲍夫挥手挡开马的嘴脸。“别克，你听说N团有一个副官从马戏院里买来一匹马的故事吗？他骑了这匹马去检阅，不料这匹马竟在司令面前表演起西班牙步伐来。它是这么着：把腿提起来，身子往两侧一摇一摆。终于闯进先头连队里，这一下可好了，吵吵嚷嚷闹腾开来，乱得一团糟。而那匹马呢，毫不在乎，只管耍它的西班牙步伐。于是德拉戈米罗夫^①司令用手搭个喇叭——就这样——喊道：‘中尉，你就用这步伐进禁闭室吧，关你二十一天，起步-走！……’”

“唉，无聊，”维特金皱起眉头。“我说，别克，你跟我们谈的砍假人的事，确实出乎意外。这是什么意思呢？一点空闲时间都不给我们留吗？你看，昨天也把这怪物给我们弄来了。”

他指了指操场中央，那儿立着一个用湿粘土塑的有几分象人形的东西，只是没有手和脚。

“你们怎么样？砍过了吗？”别克-阿加马洛夫好奇地问

^① 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德拉戈米罗夫(1830—1905)，在库普林服役的年代里是基辅军区的司令，库普林所在的第四十六德聂伯团属于该军区。

道。“罗玛绍夫，您没有试过吗？”

“还没有。”

“够呛！这种蠢事落到我头上，”维特金发起牢骚来，“我哪有时间去砍哪？从早上九点钟到下午六点钟，你只能呆在这儿。连吃口饭，喝点酒都几乎来不及。还好，我没有象小孩子一样向他们屈服……”

“您这人真怪。当军官，总得会用军刀啊。”

“请问这有什么用？打仗用吗？有了现在的枪炮，百步之内没法靠近人。你那军刀有什么鬼用场？我又不是骑兵。必要的话，我倒不如拿一支枪来，用枪托啪啪去揍脑袋。这还来得实在些。”

“好，那在和平时期呢？用得着的时候不少啊。对付暴动，造反什么的……”

“那又怎么样？这跟军刀又有什么关系？我不干这种砍人脑袋的粗活儿。只消喊喊：弟兄们，开火！不就妥啦……”

别克-阿加马洛夫露出不满的神色。

“唉，你尽说胡话，巴维尔·巴甫雷奇。不，你认真回答我：假如说你在哪儿蹓跹，或者在什么戏院里，或者在饭馆里，有一个老百姓侮辱了你……说得严重点儿，他打了你一记耳光，你怎么办呢？”

维特金耸起肩膀，轻蔑地把嘴唇一撇。

“嘿！第一，哪个老百姓都不会打我，因为只有怕挨打的人才会挨人打。第二……要问我怎么办吗？哼，我一枪崩了他。”

“要是手枪留在家里了呢？”尔鲍夫问。

“嗯，见鬼……那就去取呗……真糊涂。有过这么回事：一个骑兵少尉，在咖啡馆受了侮辱，他就坐马车回家取来了手枪，叭叭打死两个老百姓，这就完啦！……”

别克-阿加马洛夫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我知道。我听说过。但是法庭认为他是预谋杀人，判了他的罪。这有什么好呢？不，换做我，要是有人侮辱了我，或者打了我呀……”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是把那只拿着缰绳的不大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索索发抖。

尔鲍夫忍俊不禁，突然笑了出来。

“又来了！”维特金厉声说。

“先生们……请……哈-哈-哈！M团还有这么一回事，二级准尉克劳兹在贵族俱乐部瞎胡闹，那时小卖部掌柜的抓住他的肩章，几乎要扯下来了，克劳兹就掏出手枪，给了他脑袋一枪！当场毙命！这时候还有位律师先生偶然走到他跟前，他也叭地一枪结果了他！嘿，当然啦，所有的人都跑啦。克劳兹呢，他倒若无其事地回他的营地，走到前沿通道的旗帜下面。哨兵喊：‘谁？’‘二级准尉克劳兹，要死在军旗下面啦！’他躺了下去，用枪将自己的一只手打穿了。后来，法庭宣判他无罪。”

“好样的！”别克-阿加马洛夫说。

这时年轻军官们照例天花乱坠地说起一些倏然间当场见血、而又差不多总是不受制裁地了结的事。说在某个小城市里，一个嘴上没毛的喝醉了酒的骑兵少尉，挥舞着军刀杀进一群犹太人中间，在那里他事先已经“驱散了一小伙过逾越

节的人”。在基辅，一个步兵少尉在舞会上把一个大学生砍了个致命伤，只因为那大学生在小卖部旁边用胳膊肘推了他一下。又在一个什么大城市，不知是莫斯科，还是彼得堡，一个军官开枪打死了一个老百姓，就“象打死了一条狗一样”，因为那人在饭馆里对他说，正经的人是不会纠缠不相识的女子的。

罗玛绍夫一直没有作声，忽然因为心里慌乱而红了脸，没有必要地扶了扶眼镜，咳嗽几声，插嘴说：

“先生们，我说说自己的看法。假定那个小卖部掌柜的我不认为是……而且……但是如果是老百姓……这怎么说才好？……而且……唉，如果他是一个正派人，一个贵族什么的……我为什么要拿军刀对付他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为什么我不可以要求他决斗呢？我们究竟也可以说是有文化的人呐……”

“唉，罗玛绍夫，您胡说八道，”维特金打断他的话。“您要求决斗，可他会说：‘不……嗯-嗯-嗯……您知道，我根本……嗯-嗯……不承认决斗。我是反对流血的人……再说，嗯-嗯……我们有调解法官……’所以，您就一辈子留着个挨打的嘴脸吧。”

别克-阿加马洛夫粲然笑开了脸。

“怎么？啊哈！同意我啦？维特金，我跟你讲：你学一学砍杀吧。在我们高加索，大家从小就开始学。拿一把树枝，宰好的整羊，或者用水……”

“砍人吗？”尔鲍夫插嘴说。

“也砍人，”别克-阿加马洛夫镇静地回答说，“而且砍得

很漂亮！把一个人从肩膀到胯股之间，斜着一刀砍成两段。真是干净利落！要不然会弄你一身脏。”

“别克，你会这一手吗？”

别克-阿加马洛夫遗憾地叹口气。

“不，不会……小羊羔我能劈成两半……宰好了的整只牛犊也试过……砍人……大概不行。叫脑袋搬家，这我会，要这样，斜着砍……不。我父亲很拿手……”

“喂，先生们，咱们去试试吧，”尔鲍夫用央求的声调说着，眼睛灼灼有光。“别克，亲爱的，请吧，走吧……”

军官们走到泥人旁边。维特金第一个砍。他让他那和善、纯朴的脸上显出野兽一般的表情，用尽全身的力气，笨拙地抡起军刀，朝泥团砍去，同时不由自主地从喉咙里发出那种特有的声音——嗨！——这是卖肉的人劈牛肉时惯喊的声音。刀刃砍进泥团有四分之一俄尺深，维特金吃力地把它拔出来。

“不行！”别克-阿加马洛夫摇摇头说。“罗玛绍夫，该您啦……”

罗玛绍夫从刀鞘里抽出军刀，发窘地用手扶了扶眼镜。他长得清瘦，中等身材，虽然就他的体格来说相当有劲，但是因为羞羞怯怯，显得不灵敏。他甚至在学校里也没有怎么学会使花剑，服役一年半以后，更把这一点本领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把武器高高举到头上，同时本能地向前伸出左手。

“手！”别克-阿加马洛夫喊道。

但是已经晚了。刀尖只是在泥团上划出一道浅沟。罗玛绍夫原以为会受到较强的反撞力的，所以身体失去了平衡，打

了一个趔趄。刀刃碰到他伸出的那手，在食指根刚破一块皮，冒出血来。

“唉！你们看！”别克-阿加马洛夫翻身下马，生气地喊道，“这样连手都很容易砍断。哪能这样用武器啊？不要紧，没关系，拿手绢扎紧些。象个贵族女学生。看住马，小军官。你们看，要这样。砍的时候，主要的劲不是使在肩膀上，不是胳膊肘上，要使在这里，在手腕上。”他用右手做了几个飞快的圆形动作，军刀的刀身在他头上形成了一个浑然一体、闪闪发亮的光圈。“现在你们看：我把左手收在背后。你们也不要拿刀对着目标打或是砍，要切，象拉锯一样，马上往回拉……明白了吗？还要牢牢记住：军刀的平面一定要斜对着要砍的东西的平面，一定要这样，才有一个比较好的锐角。你们看。”

别克-阿加马洛夫从泥人身旁倒退了两步，目光敏锐地瞄准着它，猛然间，用一个可怕的、肉眼不易觉察到的动作，挥起军刀在空中一闪，全身向前一扑，迅雷不及掩耳地一刀砍去。罗玛绍夫只听见空中一声刺耳的呼啸，泥人的上半部早已从容、沉重地扑通掉在地上。切口是那样的光洁，就象打磨过一样。

“啊，真棒！真是干净利落！”尔鲍夫五体投地地赞叹说。“别克，亲爱的，请再来一次吧。”

“来吧，别克，再来一次，”维特金央求说。

但是别克-阿加马洛夫仿佛怕损坏已有的效果，微笑着把军刀插回刀鞘。他喘着粗气，张大了凶狠的眼睛，呲牙咧嘴，再加上一副鹰钩鼻，看去活象一只凶恶而又高傲的猛禽。

“这算得了啥？这还能叫砍吗？”他故作轻蔑地说。“我父亲，在高加索，六十岁了，还能砍下马脖子。一刀两段！我的孩子们，得经常练习。我们那儿是这么做的：放上一把柳条来砍，或者从上面倒下一小股水来，去砍这股水。如果水不溅，就算成了。来，尔鲍夫，该你了。”

军士鲍贝廖夫一脸惊恐的样子跑到维特金身边。

“长官……团长来了！”

“立-正！”大尉斯里瓦从广场的另一头严厉而激昂地拖长声调喊起来。

军官们急急忙忙跑回各自的排。

一辆又大又笨的四轮马车慢慢地从公路转到操场上，停了下来。团长从马车的一边笨重地爬出来，把整个车身都压斜了。团部副官从车子的另一边轻巧地跳到地上，那是费多洛夫斯基中尉，一个高身材、讲究衣着的军官。

“好哇，六连！”传来上校浓重、平静的声音。

士兵们从操场的各个角落嘈杂地大声喊起来：

“您好，大人！”

军官们把手举到帽檐上。

“请继续操练，”团长说着，走到最近的一个排跟前。

舒利戈维奇情绪很不好。他巡视各排，向士兵提些驻防勤务的问题，动不动骂娘，骂起娘来还有一种特殊的泼辣的巧劲儿。前方的老军人在巡视的时候总爱这样。他那双因年老而失去光采的、褪了色的、严厉的眼睛，看人时凝神专注，仿佛想感化士兵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士兵们不眨眼地看着他，敛声屏息，恐惧地挺直全身。上校是个腰圆膀阔、肥大健

壮、仪表堂堂的老人。他那丰润的脸上，颧骨处长得很宽，往上和前额之间变窄，下面是一把椭圆形的浓密的银须，因此成了一个十分显著的大菱形的面孔。眉毛花白，蓬蓬松松，显得威严。说起话来尽管不用怎么提高嗓门，但他的每一个声音在宽阔的操场最远的地方都能听得一清二楚，甚至公路上也听得见。他这个不平常的嗓子在师里是出了名的——顺便插一句，他是靠了这嗓子得以步步高升的。

“你是什么人？”上校走到站在体操板墙旁边的年轻士兵沙拉弗特季诺夫面前，突然停下来，声音断断续续地问道。

“六连列兵沙拉弗特季诺夫，大人！”鞑靼人恭恭敬敬地、声音嘶哑地喊道。

“傻瓜！我是问你，给你派的是什么岗？”

上校满脸怒容地这一声喊，吓得那士兵慌了神，张口结舌，只管翻眼皮。

“嗯？”舒利戈维奇提高了嗓门。

“哨兵什么人……不可动用……”鞑靼人嘟嘟囔囔信口胡诌起来。“我不知道，大人，”他忽然轻声地断然煞住。

团长的胖脸上泛起老年人的那种浓重的土红色，两道浓眉忿怒地皱了起来。他原地打了个转，暴躁地问道：

“谁是这儿的初级军官？”

罗玛绍夫走上前去，把手举到帽檐上。

“是我，上校先生。”

“啊！罗玛绍夫少尉。您带兵看来带得不错啊。两膝并拢！”舒利戈维奇突然瞪圆双眼，厉声喝斥。“在团长面前，您是怎么站的？斯里瓦大尉，我警告您，您的下属军官执行勤务

的时候，在长官面前举止不规矩……你这个狗东西，”舒利戈维奇转身朝沙拉弗特季诺夫，“谁是你的团长？”

“我不知道，”鞑靼人沮丧地，但是急促、果断地回答说。

“哼！……我问你，谁是你的团长？我是谁？你明白吗，我，我，我，我！……”舒利戈维奇使足了力气，用手掌拍了好几下胸脯。

“我不知道……”

“……”上校骂了一长串复杂的下流话，长到有二十个词儿。“斯里瓦大尉，请马上让这个狗崽子全副武装罚站。叫这坏蛋带了武器，吃足苦头。少尉，您是想娘们的长裙想得多了，勤务想得少。跳华尔兹舞吗？看保罗·德·科克^①之流的书吗？……这算什么——照您看他算个士兵吗？”他用手指头戳了戳沙拉弗特季诺夫的嘴唇。“这叫可耻，丢脸，恶劣透顶，这不叫士兵。连自己团长的姓都不知道……我对您感到吃惊，少尉！……”

罗马绍夫看着那张须发斑白的、气红了的脸，感到自己因为受屈和激动，心怦怦地跳，眼前一阵发黑……猛然，几乎自己也感到意外，他闷声说：

“这是鞑靼人，上校先生。他俄语一点儿也不懂，还有……”

舒利戈维奇顿时煞白了脸，面颊上的宽皮岩肉跳个不停，两眼毫无表情而又令人可畏。

“什么？！”他咆哮起来，声音震天动地，连坐在公路旁边栅

^① 保罗·德·科克(1794—1871)，法国庸俗言情小說作家。